

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畧記卷五

明 朱朝瑛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戰者危事必量而後進故兵機遲速在于臨事應變不得縣以次為非然左傳稱邢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則狄人亦易與耳乃故緩之使潰而後救此伯者所以市恩也故書次以救美惡不相掩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

以自遷為文與遷陽異矣邢在今順徳府邢臺縣其西百四十里有夷儀山遷于此將依山以為固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張氏曰春秋以來悉力存亡僅有此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汪氏曰以歸者左氏謂歸齊是也其後魯請之乃歸于魯故曰至自齊不曰至自夷胡文定程沙隨皆謂

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恐無是理

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梩公作杅

趙氏曰左氏以為謀救鄭鄭方在會何救之有葢謀伐楚也按楚伐國書人始此非以進楚以譏諸侯之不能制也救鄭不書不成救也經曰會梩傳曰盟犖明是二事盟犖在楚師未去之時故謀救鄭會梩在

楚師既去之後故謀伐楚經逸盟犖之文傳又不詳會檉之事杜氏混而一之于事情不合後漢志注桓十五年會于袲袲一名犖在沛國相縣在今徐州蕭縣西檉在陳國陳縣並無犖名地亦遠不相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作纓

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于會而討之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犁穀作

麗

高氏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于莒而卒至與師以毒民也以友主此戰責在友也按穀梁孟勞之說此事所必無江熙之辨是已胡氏信之謂其用詐誤也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之歸喪于魯也不以其女之喪喪之故不書姜魯則以夫人之喪喪之故書夫人氏所以專責魯也高

氏曰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襄五年之戍陳十年之戍鄭虎牢皆不書諸侯公羊氏曰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也於此則曰不言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夫衛固周先王之所封今為狄所殘即其境内而遷之何謂專封乎當時邢衛分營齊必以衛屬之魯故楚丘之城魯實為主諸侯離至不

可得序則以內詞書之歸其功於魯耳至於楚丘不繫衛猶之城緣陵不繫杞城虎牢不繫鄭明其地爲諸夏之衛城之非特一國之利也杜氏通典曰滑州衛南縣即衛文所遷楚丘按衛南即今直隸滑縣地與康成所云楚丘在河濟間者正合元凱所云在城武西南者自是魯宋閒之楚丘非衛地也衛楚丘爲兩河之襟喉漢酈生云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即此是已使狄人據而有之則河內諸國在其

囊括中矣遷衛于此使其君自為守以接天下之聲援則狄有所懾而不敢騁此齊桓之善謀而僖公能致力焉春秋之所予也自朝歌而東遷楚丘相距百數十里實所以遏狄非避狄也自楚丘而東遷帝丘相距亦百數十里斯則稍避狄矣于此見文公成公之強弱亦于此見齊桓晉文伯術之盛衰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

夏

下陽即夏陽韓信從此以木罌渡軍者此虞虢交通之路下陽亡則虞虢不相救而俱亡故以虞主兵著其自滅也凡國之亡皆其自取然亦有甚與不甚焉春秋書其甚者凡三虞師晉師滅下陽一也梁亡二也胡子髡沈子逞滅三也梁之縱欲敗度所謂自毀者也其亡也不煩兵革而自亡故春秋直書其亡而已胡沈二君身爲人役而不恥所謂自侮者也其亡也先喪其身而後國隨之故春秋之于胡沈皆再書

滅焉虞則見利而不顧其害處弱而自以為強所謂自伐者也其亡也猶悍然有所恃而不自知其亡故春秋書其自滅亦若未嘗滅焉者聖人之筆殆如化工之肖物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季氏曰江黄在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得江黄則師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此桓公遠交之計也然徒為一時之計而不為之計深遠

至楚滅黄而不能救君子病之矣宋自㑹鄄以來從齊獨固故以服江黄之事託之而他國不與焉公穀以為諸侯皆在獨言逺國失之矣按江國在今河南確山縣黄國在光州俱非逺國江黄畏齊而不敢違又畏楚而不敢自盟書人葢其臣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强故比年伐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汪氏曰同一不雨也于僖公書法如此于文公書法如彼則僖公時時儆省之心可見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按旱而書旱常詞也書不雨者見人君閔雨之心也文公之併書與僖公之分書異見勤民之志有疏密也二十一年之書旱與此年之書不雨異又見僖公之勤始而怠終也傳稱此年不為災則有備可知二十一年欲焚巫尫則憒憒可知

徐人取舒

盧陵李氏曰徐偃始僭王故春秋亦外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稱人以附中國也林氏曰舒者楚之黨取舒者為中國撓楚也按舒有羣舒此時猶合為一後為舒蓼舒庸舒鳩始各有君長矣

六月雨

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脩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雨其言出緯書不

足信然旱而書雨惟此一見春秋所以予之必有在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江黄小國耳齊不嫌與其微者盟且會焉所以深結之也深結之者非謂有江黄遂可以斷楚之右臂將倚之以招來楚東諸小國併力以撓楚也傳云江黄道柏皆睦于齊此可見已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友穀作季友

黄氏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漢志云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今河南郾城縣地也上蔡在其南即古蔡國是陘在蔡之北矣楚在蔡南自蔡伐楚豈得復退而北此伐楚者非伐楚國葢伐楚師也是時楚方伐鄭而諸侯侵蔡者以蔡為楚之

孔道其屬楚已二十餘年攻其所必救則可以解鄭之急也楚既還師救蔡諸侯之師亦還次于陘以待之鄭伯被伐而亦在會者楚患方迫必親如齊而涖盟楚師奄至不得返國故鄭伯欲成而孔叔以為齊不可棄遂從齊而侵蔡也諸侯扼其前鄭人躡其後腹背受敵楚必不支一不勝而歸則江黄諸國起而截其歸路諸侯之師追而擊之可以大得志此楚之所以懼而受盟也是時師未至楚而傳稱楚子云涉

吾地者以蔡為其屬也

夏許男新臣卒

左氏以為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似非無稽之說劉原父以為去師而卒恐未必然經不書卒於師者穀梁氏以為內桓師是也內桓師者善桓之不戰而服人也戰則書卒于師危之也危不得其死也曹伯廬曹伯負芻是也不戰則何危之有其卒於師猶之卒於平居也故書之無變詞以是為桓之善師也諸

侯安之不異外内不獨死者為然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盟于師先與齊盟也盟于召陵復與諸侯盟也齊桓以八國之衆伐楚不責其僭王而責包茅之不入不責其猾夏而責昭王之不復者齊桓之志在於服之而已楚勢方強諸侯之力未能殄之齊桓外施仁義以安民息衆為名豈爭一旦之功搆禍于不已哉舍其大而責其小者使其可受舍其近而責其遠者使

其可辭要其旨總不越乎尊王小者尚不敢不徵則大者愈可知遠者尚不敢不問則近者愈可知辭雖婉而義則嚴矣齊語稱桓伐楚使貢絲于周夫貢于周必暫去王號稍執臣禮故首止之盟王使謂鄭伯吾撫汝以從楚則楚之事王明矣春秋不書其事者楚陽事王實陰以間齊撫汝從楚之言必有所自來也故楚之受盟君子以是著桓之功而已未敢以是釋楚之罪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作袁

濤塗之執鄭申侯譖之也濤塗說齊以循海而歸覲兵東夷申侯儆齊以遇敵隱然謂濤塗之叵測也陳自盟幽而後不與盟會者八年今雖會伐桓猶疑其畏楚而懷二心欲結東夷以傾齊故執濤塗而伐其國夫申侯楚人也心不忘楚欲間諸侯以遂楚志首止之盟鄭伯逃歸及齊以為討則曰吾知所由來矣遂殺申侯以說于齊則鄭伯之棄齊而即楚皆申侯

之謀也濤塗之事亦可知已齊侯不察而堕其術中遂為此舉之玷惜哉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此蒙上文葢齊及之也再有事者必書遂此不書已易時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兹作慈

胡氏譏桓公識明而量淺此舉實為申侯所搆而不覺亦未見其識之明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汪氏曰春秋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天王殺佞夫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為獨其君之罪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故及其未瞑而託之魯盖杞伯之志也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于宗廟朝廷之

上父在而使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春秋之法諸侯之卒承告則書杞伯方朝其子豈有

卒而不告之理是必脫簡無疑

夏公孫茲如牟

傳謂娶焉未聞大夫娶而書者是必因聘而娶也汪

氏曰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不與其托君命

以遂私如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

婼是也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貶自見公子

友是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

傳稱叔帶有寵于惠后惠后欲立之是欲易太子者惠后也非王志也但后主于內而廷臣或助之于外王不能無惑耳齊桓知之率諸侯以請明諸侯所以愛戴世子王初無成見方喜羽翼之已成何為而拒之穀梁氏謂世子含王命會齊桓者是也殊會之文

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書會以會者如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皆外之之辭書會以及者如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乃引之之辭書及以會者未見王世子則不敢私為會此同尊之之辭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盟非所加于王世子故世子不與盟世子不與盟則不得與會同時不與會同時則其辭之别出非重複也以是為美之大者非也于鄭伯之不盟而書逃則

知諸侯之書盟為美之矣齊桓之會若無王命而春秋美之是天王可以勢力脅也鄭伯之歸果以王命而春秋逃之是天王乃爲逋逃主也大非夫子尊王之義也夫惠王果惡世子何難禁其出會旣出會矣諸侯皆盟矣一鄭伯何足爲輕重而復沮之且楚之讐周久矣一旦革面亦齊之力惠王豈不知之撫女從楚之言必不出自惠王大抵惠后叔帶之矯命耳鄭伯素惑於申侯之說以從楚爲利故一得王命即

輕信而喜之不暇辨其真偽也至于國危而後悟其非且疑申侯之與聞乎此也故曰吾知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卒殺申侯以說於齊而不敢以王命為解則命之不出於王衆共知之也胡氏泥傳以釋經謂春秋制義不以王命為嫌然書逃則已甚矣况合諸侯以定世子非漢四皓之比苟不以王命行之為抗而已盟者何足為義而不盟者何足為非義乎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黄受弦奔楚之怒弦深矣齊不救弦亦併不為黄計慢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虢之滅皆由於虞之貪賂故于下陽特書滅而以虞為首惡於此則書執虞公而不復言滅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汪氏曰比事以觀上書鄭伯逃歸則齊桓之伐鄭無譏矣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故陽處父伐楚書救江楚圍許以救鄭不書救鄭者不予其救也廬陵李氏曰齊桓書救者五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有被髮纓冠之意故書遂以善之按新城即新密今河南鈞州密縣在鄭之西鄙齊自東來伐之乃越鄭而圍其西鄙者以新城近于虎牢恐楚之襲而據之也齊桓聽申侯之阻其東行以為

忠也故委之以虎牢使守其地及鄭伯逃盟而申侯又大城虎牢雖微濤塗言之齊固疑其叛矣故欲據新城以扞虎牢也不致救許而致伐鄭重本謀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不煩諸侯而獨伐之知楚之不復救也以諸侯有固志也

夏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

杜氏曰始得王命而來朝也其得王命之故已不可

考何氏以為齊桓請天子進之想當然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廬陵李氏曰申侯實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由此言之則申侯之殺當矣春秋不去其大夫罪專殺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作寧母

謀鄭也齊怒未解鄭伯未敢與盟使世子先以為謝

罪地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而又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十三年

夏會鹹冬復聘與此同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首止之會諸侯已盟矣而復為此盟者葢矯命之事

王必微聞之特遣王人以盟諸侯明示儲位已定無復變更之意鄭乞盟者王人以王命格之蓋咎其前日之誤也不然其子已盟甯毋齊豈復拒鄭伯乎左傳妄說辯詳于後

夏狄伐晉

左傳前年晉伐狄蓋以重耳之奔狄也里克帥師敗之於采桑而不追亦以全重耳而已虢射不知咎其示弱以名狄期年而狄果伐晉然狄之來豈真以晉

為弱哉以將帥之無鬬志知人心之不附耳書伐晉

見狄之輕晉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非用禘而致夫人葢為致夫人而用禘也其事甚重其禮甚隆以為尊崇母后之典宜如此盡其敬也穀梁主成風為說胡氏從之是也致夫人者葢致夫人之尊號耳母以子貴此亦禮之以義起者然崇其號則可祔於廟則不可崇號者以之稱於一時而已

今特告於大廟將為後日祔廟之地是重其母而輕宗廟也春秋書用皆不宜用者也或曰稱夫人而不祔廟是名之可言而不可行矣曰為別廟以祀之既遂尊母之志又無匹嫡之嫌何為其不可行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傳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夫子帶尚在王宮不發喪欲誰欺乎且諸侯盟於正月王位即定於正月何待十二月而告喪傳有

必不可信者此類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公穀作禦說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襄王既立而子帶之難未已故命宰孔出會以固諸侯之心以安天下之勢齊桓合諸侯而會之所以重王命也宰孔備書官爵亦以見王命之重而已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禮諸侯絶旁期爲其盡臣諸父昆弟也惟姑姊妹女

子子嫁於諸侯者為之服大功以其尊同也伯姬未嫁不得為尊同之服魯君喪之春秋因而書卒者何也周禮王為公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疑衰其臣如此諸父昆弟及姑姊妹豈得恝然無服觀於天子而諸侯愈可知也然則諸侯絕期必非先王之初制擅亏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降巳非古况於絕乎春秋之卒伯姬與魯之能反其初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盟不同月日不得不再書其地胡氏以為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非也既以王事而嘉其會必以王事而與其盟矣孟子所述葵丘五命皆明王禁以定天下之大法後世諸侯雖不能無犯猶凛凛焉惟恐天下之藉口以為兵端遂一合而軋已也故不敢大肆其欲孔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正謂此也即其業之不終而規模粗立矣

甲戌晉侯詭諸卒甲戌左穀作甲子詭左作佹　冬晉里克弑其君

之子奚齊弑左作殺穀

未踰年不稱君故書君之子君之子而弑之去弑君幾何非克之罪末減於奚齊而特嚴於卓也禮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書子之義可知唐玄宗欲易太子張九齡謂不可惠妃使官奴啗之以宰相可長處其事正與優施相類九齡當時即以其語奏上上為動容于是訖九齡罷相太子得不易使克能如此則晉獻非甚昏愚譏言未必能行申生可以

不死而奚齊亦得長保其封邑也今以中立自免其意亦欲委蛇觀變非徒持禄容身者然獻公尚在非若平勃之于呂后其勢不可回也呂后之事議者猶以王陵為正況於里克事尚可為乃坐視其禍成後起而圖之至使君之子重被其禍又非若平勃之誅偽帝子也其罪豈可逭哉驪姬之譖藐孤無與里克殺之而告秦曰罪人克伏其辜春秋弗是也書曰君之子從同同而已若齊舍之弑未踰年而稱君者嫌

同於商人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始朝齊也桓莊之編書如者四皆非朝也僖三如齊

齊不一報非古相朝之禮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自城楚丘而後狄不敢犯中國者將十年畏齊桓耳

今入王畿而滅人國有以窺桓之志怠而不復振也

然溫子猶奔于衛者亦以楚丘之固為可恃與溫子

書爵而不名則左氏叛王即狄之説亦未可信

晉里克弒其君卓公作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卓稱君既踰年也卓之立不以正而成之為君者罪里克也里克既失之於前出奔之日上告天子帥三公子之徒奉王命以正之納重耳而廢奚齊卓子可也以驪姬之罪罪奚齊卓子是猶以魯文姜之罪罪莊公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此春秋書君之意也荀息不能救正其君又從而輔之其罪若浮於里克何

以見録于夫子使徒以小信取之是非何辨焉柳氏
曰進荀息所以甚荀免之惡則名忽之死子糾猶不
失正夫子又何以没之比於匹夫匹婦之諒乎嘗攷
之驪姬作難之時不難荀息而獨難里克必里克有
權而荀息無權也申生既死始屬之以奚齊卓子荀
息以申生而在則國本繫于申生申生死矣羣公子
逐矣所立者非奚齊卓子而誰荀息若辭必屬之他
人苟屬之他人且將處心積慮日以殺二公子為事

二公子其危矣故隱忍而受命其所全者實多也前者夷吾奔屈即伐屈重耳奔蒲即伐蒲奔狄又伐狄里克師師敗狄于采桑而不追其意葢為重耳也梁由靡勸其從之虢射咎其示弱以名狄里克不聽而狄果伐晉是時荀息為重臣豈不知之置而不問是與里克有同心矣故亂之將作里克先告荀息荀息一籌不展惟曰死之昔之畫策以取虞虢何其智今之束手以聽里克何其愚此其志亦極苦矣事可兩

全息之願也不可而以不正害正息所不敢出也死吾君而殺其孫息所不敢從也事君不避其難為善不求其名自非聖人孰能察見其隱而録之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李氏曰北戎未嘗為患何以伐之桓公見狄滅温勢難猝制而又恐其與北戎合故託以邊疆之警往伐焉而示之威亦兵家伐交之意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語公子夷吾私于秦使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因里克以求入也因之以求入是利其弑君也既利之又可以殺之乎故以專殺罪惠公也里克之罪已著矣惡不嫌同辭以明惠公之與聞乎弑也

惠公之入王使人納之不書以非所宜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罪固可殺何以不去其官

攷之左傳鄭為里克之黨旣殺克未有不疑鄭者特以使秦故未之及即無此謀亦必不免故以専殺為辭明其本志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歸寧可也從夫而為會于外非歸寧之禮矣胡氏之論求之太過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昔年楚一舉而滅弦今黄與弦等耳先伐以嘗之猶畏齊之救也齊桓置若罔聞非特負黄亦自負其初志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汪氏曰江黄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又不書其君之奔則其效死以守而待大國之救可知也齊不救黄其罪大矣晉救江而不克與不救亦無以異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滅温而齊不救此侵衛之兵所由來也徒城楚丘之

郛以備之適見其怯耳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

鹹爲衛地在今直隸開州距杞三百餘里會于鹹者

謀杞也左氏以爲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夫淮夷

在南與王室逺不相涉或者狄勢方横欲南合淮夷

以困中國故為此會以謀之歟觀淮夷越宋而病杞

明年狄越衛而伐鄭鄭與杞近益駸駸有相合之勢

也城緣陵之謀自此起矣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將城緣陵往聽令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書諸侯而不序蒙會鹹之文也緣陵杞邑今河南杞

縣在唐為雍丘唐人所謂睢陽江淮之保障者即杞

之東境緣陵其在是與城之則與楚丘南北相應以為天下形勢楚丘以内制河朔緣陵以外控江淮則夷與狄之交不得合而中國庶不至于大病此非獨為杞一國之利也故不書杞漢志注以緣陵為營丘葢因隱四年牟婁之誤又昭元年祁午以城杞為城淳于淳于與營丘地相鄰而緣陵與營陵音相近故妄相牽合耳營丘在今臨淄與開州之鹹相距八九百里謀城其地而會于八九百里之外揆之事理殊

不合也杞遷淳于當在宋楚爭伯之時詳二十三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作繒）

女子許嫁而字書季姬葢許嫁于鄫矣不繫于鄫則未嫁之辭也鄫子後為邾人所執用之于社其人必甚闇弱不能自立公葢察知之愛其女而中悔故止之而不遣季姬弗以為善也鄫子之來致請于魯季姬先與之會欲以明己志也書曰遇以未婚也曲禮曰未及期而相見曰遇使之來朝以請婚期也葢季

姬之守義甚正不嫌一時越禮以全終身大節是以
出遇而公弗能禁使來而公弗能拒也若曰使自擇
配豈有不擇于家而擇于道途者乎此必無之事或
曰奔也何以使之來朝此尤誣矣總由公羊穀梁不
詳始末但言使來請己後之說者遂文致貞女以為
淫賤耳莊公之於文姜閔公之於哀姜猶曰子不能
制其母僖公之於季姬豈不能制而縱之至於此極
耶蘇子由宗左氏而曲為之詞亦非通義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春秋諸侯擅而有之聖人弗予也故沙鹿梁山皆不繫晉既不係晉則其變異亦不以占晉而占天下矣胡氏於梁山崩言爲天下記異此亦可知

狄侵鄭

以力服人者始未嘗不奮發而後漸衰替以致紛紜勢固然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今年又朝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矣按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世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是特對晉人言之故稱文襄而此制實始于齊桓也左氏文十五年傳以諸侯五歲再相朝為古之制誤矣周禮諸侯邦交惟曰世相朝也

楚人伐徐

徐人取舒之時已即諸夏矣至是十餘年而楚始伐之者視齊桓之盛衰為進退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諸侯之心不一故盟之盟之而仍未能一心故止於匡而使其大夫往書曰遂次見其不急于進救而急于次舍怯可知已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廬陵李氏曰書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之于未然一則戒之于已然也汪氏曰既會而及非主魯之辭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季氏曰救徐而伐楚之與國將謂攻其所必救而厲非楚之所急此不得已之下策也按名陵之役伐楚不書救鄭者鄭伯亦在會也此伐厲不書救徐者救

之失其道也凡救之失其道與不宜救而救者皆不書比事觀之自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次于匡者已歷三時莫肯親臨督戰則烏合之衆其能久而不解乎楚方鴟張未已而八國之師已散救人者固如是乎故致以會而已

季姬歸于鄫

鄫子來朝之後復逾年而季姬始歸公終不能無嫌

于鄫子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大臣之廟亦所以儆人君不専為夷伯也

冬宋人伐曹

自齊稱伯以來宋無會不與何其密也今曹方與盟又從齊伐厲宋即乗其疲而伐之是撓齊也桓方以繼嗣托宋而宋之所為如此桓亦不之咎者何也桓自見年老而子爭立又與楚不平故不敢復繩諸侯

以樹怨惟宋襄相與之客窺見此情遂肆行其意而無所忌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以即諸夏而被伐恃諸夏之救而無功必悔其失計復即蠻夷以謝楚故外之而舉國號所以病徐亦以病齊桓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其曲在晉故書晉及然韓為晉地與兵自秦亦可見

矣晉以背德而被辱秦以責報而搆怨皆失也秦伯雖獲晉侯未幾用隂飴甥之謀禮而歸之故不書以歸㥬秦伯也書獲賤晉侯也大國之君而獲之若匹夫然可恥孰甚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作霣

隕石者地中燥火之氣挾塵土以升為濕氣所摶凝而為石激而下隕故漢志石隕皆有光耀雷聲左氏以為星非也星則終古無隕理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退飛者逆飛也如人導迎之狀必有異氣感之而然左氏以為風非也雖遇疾風必順之而飛未有退飛者一物之失其常君子不敢忽焉必引為志氣之所召無不惕然而深省豈得謂隂陽之事無與于人而不書故穀梁氏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亢者舉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内女之卒且葬者大抵皆賢而遇變者也紀伯姬紀叔姬以國亡宋共姬以死于火也其賢而不遇變者則卒之而已杞叔姬鄫季姬是也杞叔姬未嘗見斥于杞而退處自甘鄫季姬必踐昏姻之約而不嫌失配其賢可知也不然邾伯姬齊子叔姬與杞叔姬一也何以不卒而獨卒杞叔姬杞伯姬與鄫季姬一也何以不卒而獨卒鄫季姬乎觀此而益知季姬矣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此為徐謀懼淮夷之與楚合也楚猶遠徐而淮夷最近婁林既敗淮夷乘間而啟其疆徐必受困故會于淮而觀兵以威之淮夷既不敢動徐乃可以報楚觀于伐英滅項知此役之為徐謀也謀鄫其餘事耳故城之而不果城十三年與此年齊以戎難徵諸侯而戍周不書以其不能伐戎而徒以戍周塞責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楚之伐徐必有近徐小國為之效力伐英滅項亦聊以報楚也滅項公穀以為齊滅之是也不書齊蒙上文如書寔來之類也齊自滅譚滅遂而後不復書滅至此復書是知伯者之假仁也徐復稱人以其復即諸夏也左氏以為滅項者魯此時公方在淮李友又卒未聞專政之臣誰得為此史記黥布傳注曰英後改為蓼蓼在今霍丘縣距河南項城止三四百里師自英而至項其勢固甚便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余氏曰夫人以其父久勞于外事歸途又經魯地故出而勞之此說頗近人情要未免于越禮故春秋書之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之功聖人隨事而節取之非純與之也故魯桓有罪而王之錫命書齊桓有功而王之錫命不書為其嫌于義也嫌于義而書之後世諸侯且以齊桓為

極則故不書也王命不書則亦同於諸侯而書卒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夏師救齊

桓始屬公子昭于宋後復許立無虧矣雖由于雍巫而立長為義君子不以人廢言也故春秋于宋不書納昭不與其納昭也于魯書救與其救無虧也然無虧之殺不書以輔之非其人也毋論立君之事非寺人所得與而寺人貂即盟貫之後漏師于多魚者其

立無虧也豈以為義而立之志在亂齊而已無虧因之以立宜其見殺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郝氏曰救焚者不齋纍解鬬者不控拳操戈入室非所以拯孤也故宋襄之託人孤戱人孤者也非我族類猶相救恤此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亦稱人非儕狄于邢乃儕邢于狄也穀梁氏謂伐

衛以救齊故進之而稱人夫救齊不伐宋而伐衛乎自城楚丘而後狄不得逞志于衛久矣今齊桓既没狄方圖一逞而衛又與之以隙所以狡焉肆志豈真為救齊哉書狄救齊所以惡宋也書邢人狄人伐衛所以惡邢也衛非首惡而邢黨仇讐之異類伐同患之兄弟故惡之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孫氏發微曰滕子書名遂失國也說者以為罪其不

與齊桓之會夫諸侯會盟非盛事也春秋之與齊桓
惟首止葵丘及洮而已然滕之弱小不足爲王事輕
重齊桓不責其不會而謂夫子責之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欲圖伯大國莫有從者惟曹邾以力不勝而從之
故宋書爵以著宋之自尊曹邾書人以著曹邾之自
卑也與北杏畧同
鄫子會盟于邾

曹與宋接壤宋在曹西而邾距曹東三百餘里宋公既盟于曹南邾非其歸路鄫子何由得遇于邾公羊以為後會非也鄫近于邾邾見鄫子之昏弱而欲圖之故詐與為會耳曹即今山東曹州邾在鄒縣鄫在嶧縣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以滕子不會而執之則鄫子之不會亦宋之所怒也邾欲圖鄫而懼宋之議其後今因宋怒乃請于宋

而為此虐謀當時以為宋實使之春秋推見其情歸罪于邾而已用者公穀皆云叩其鼻以衈社也葢以人代牲而取其血以祭杜氏謂殺之非也

秋宋人圍曹

宋之不能服曹必以鄫子之故不自省而責人春秋罪之

衛人伐邢

邢衛皆亡于狄邢之黨狄伐衛誠有罪矣衛亦舍狄

而仇邢其罪之去邢一間耳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左穀無公

宋欲圖伯而諸侯弗與也乃以不忘桓德而為此盟然桓之時楚未列于同盟而同盟自此始矣楚未能革其王號宜在所攘而反倚之以抗宋是招豺狼以禦狐狸也自陳請之故首陳而人諸侯人諸侯即所以人公也蜀之盟十一國之大夫皆人之而不諱公此獨何諱乎當從公羊作公會為是

梁亡

凡諸侯之亡莫非自取然人心不至潰散猶假師武

臣力以取之則不以自亡為文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公羊以為失地之君葢據桓二年郜大鼎之文或者

春秋之前宋取郜地而遷其國歟夾漈鄭氏曰郜有

南郜有北郜今單州有二郜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氏以為小寢是也家氏曰人君之過在朝路臨莅之時者少在深宮燕處之際者多天之示譴豈徒然哉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之志在救邢狄之志在伐衛特假救邢以為名耳齊不悟而與之盟故不殊其稱以累齊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齊孝公為宋所納而前者楚盟諸侯于齊故宋因齊而求諸侯于楚也求肉于虎安得不遭其噬哉春秋序而人之與楚不殊所以著其自賤也

夏大旱

公羊氏謂雩不得雨曰旱是也故書雩者不書旱雩有效也書旱者不書雩雩無益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

楚始書爵而列于五國之上明五國之尊楚也首宋公不與其尊楚也且若宋公之自執者然猶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言其自取之也齊之攘楚宋與有力楚方伺閒于宋宋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楚固知諸侯怨之其閒可乘也乃反求諸侯于楚宜其墮楚之術中耳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宋公之謂矣

冬公伐邾

傳稱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使果有此則公之伐

之而復其國不可謂非義也須句不應書取劉氏李氏皆以為無此事黄氏則以為為鄫子故聞宋難而伐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獻捷不書宋盟薄不書楚皆蒙前文非諱也執未有書釋者而此書釋其辭若虜囚者然所以甚宋公之恥也亦所以甚中國之恥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公作朐

傳稱取須句而反其君與昭十九年宋伐邾取蟲而歸郳俘事正相類然彼不書取此則書取胡氏于彼則曰善善長惡惡短於此則曰不請于王以亂易亂何自為矛盾若此意邾之滅須句葢春秋以前事故不見于經其苗裔在魯魯以鄟故伐邾成風因以須句屬公公遂伐取之而復其子孫使守其地以為巳大夫非復以為君也春秋所由書取耳嘗攷魯邾相

去百里而近須句在今汶上西距魯邾皆將二百里魯方卑邾何為越近都而伐其遠邑左氏之說必非無因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之從楚伐之可也必反諸身無媿而後伐之可也宋嘗有求于楚矣又何以責鄭乎盂之會許亦與焉又從宋伐鄭者許與鄭為世讐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來伐不書而戰書内及其屈在魯可知葢須句之滅已爲久遠之事魯之取之利之而已卽鄫子之辱不可不問然師以義出以利歸何恠乎邾人之不服矣若云輕用師徒害及兩國則邾魯同之何獨罪魯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初則狹小齊桓欲以威力折服天下及試之而不效反取辱焉乃復假仁義以行之又不得其假之之術至于師敗身傷而死爲天下笑公羊氏以爲文

王之師亦不過此何其謬也穀梁之說頗得之其言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由此論之宋襄之不仁不必數其他罪而責之如胡氏所云也即此以少擊衆又不扼之于險是以其卒予敵矣誠不忍于敵人何獨忍于國人乎以此詰宋襄宋襄亦不能自解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作閔

宋公實納齊侯而齊侯以怨報德此亦有所不得已

也楚之禦齊甚于宋宋公既敗勢且及齊齊之餘威既不足以禦楚則感宋之心不勝其畏楚之心故以不與盟齊為名伐宋而圍其邑以示絶宋而從楚也亦無策之甚矣凡書圍皆譏有無譏者比事自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于附楚不會宋公之葬故史無書

秋楚人伐陳

陳必伐頓故楚伐之城頓而還若討其貳于宋則伐鄭之役陳不從宋而許從敗宋之後陳不朝楚而許亦不朝楚所伐者宜在許而不在陳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以為書子杞夷也是時宋楚爭伯杞處其間不能自立益遷于夷矣故襄二十九年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時王貶之殆以此耳杞桓公之來朝于僖二十七年稱子于文十二年則稱伯杞文公

之會盟于襄二十四年尚稱伯二十九年即稱子至昭六年卒復稱伯左氏又以為杞用夷禮故曰子豈一人之身忽夷忽夏乎大抵杞為先代之後天子所以備三恪者故其降而再復其他則一降而不復也若杞之侯爵亦終不復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西亭辨疑曰鄭在王畿王所倚毗頹叔桃子將叛王故先伐鄭葢為叔帶謀也使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

出居于鄭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此說良是然天王不書出此獨書出王必有過焉左氏之說又未可廢愚謂搆鄭于王為王召狄者皆頹叔桃子之奸謀至奉叔帶而以狄師攻王王始悟而復親鄭耳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禮天子不言出此獨書出者王者內中國而外異域今以狄伐鄭是內狄而外鄭也既外之而又居之則書出居固也即曰謀出于頹叔桃子而用之者王也

故尹氏之亂則書之頹叔桃子之亂則不書王猛入
敬王入皆書之襄王入則不書

晉侯夷吾卒

傳稱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則晉侯乃王
所命也不書立亦不書薨者賂秦以求之其立不以
正而遷戎于伊洛以逼周又不臣之尤也遷戎不書
疑逸文傳說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者誤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曲禮諸侯滅同姓名三傳皆宗之說者以楚之滅夔齊之滅萊皆不名為疑不知所云同姓者謂天子之同姓也故衛侯燬滅邢則名楚子虔殺蔡侯而滅蔡則名若晉滅下陽不書滅虢則不名晉執虞公秦人入滑宋公入曹皆不書滅則亦不名其事各有本末雖為天子同姓不得與此同也滅天子同姓而書名亦周道尚親之典則然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

大夫

不名史佚之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趙氏曰莒自九年獲拏之後未嘗通魯故衛為之會以平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

臨川吳氏曰洮之盟莒子不親故復為此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鄰公穀作巂

齊侯自以為桓公之後欲以盟主自居故惡洮向之盟而來討書人書侵譏其無名也又書師譏其用衆也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弗及言内之無儆戒也與濟西之書追異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魯衛協力亦足以禦齊矣乞師于楚何自卑也郝氏

曰毀藩籬而納外寇終春秋之世齊魯不睦坐受晉制由失策於此耳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名原其平日之無過也即楚之所讓夔者惟是祝融與鬻熊之不祀則其無他過之可指明矣而祝融鬻熊之不祀又不可以罪之則非意之横加固不足以為辱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臨川吳氏曰前年宋忘父讐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速於徙義者矣楚伐之而圍其邑書以著蠻荆之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臨川吳氏曰借援蠻夷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適以甚其恥也按居穀者為桓公子雍戍穀者楚申公叔侯而春秋書公取以是為公志也事之不可諱者聖人未嘗為魯諱如此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其先君既貶於王繼之者未有王命則仍以先君之爵為其爵也伐齊取穀之後欲乘勝以圖杞故杞懼而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秋時小國之朝聘于大國皆以其爵之尊卑為貢賦之多寡鄭子產之爭承可見杞昔為侯今為子其

庭實必減于昔故魯人以為不共而討之桓二年杞以侯禮朝則以共體之敵也謂之不敬今以子禮朝又以其物之薄也謂之不共總之意在陵杞不患無名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盂之會書楚子著蠻夷會盟列於諸侯之始也一書而後還其故稱書人而已人楚子而爵四國之君以堯皇皇諸夏爵命顯榮而甘為蠻夷役亦可醜矣春

秋之于諸侯有因其自尊而尊之因其自卑而卑之者北杏曹南之會是也此世變之小者也有因其自尊而卑之因其自卑而尊之者圍宋之役是也此世變之大者也

十有一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而盟于宋宋服而為城下之盟也然諸侯之師未解及聞晉之侵曹伐衛以救宋為名于是分兵以救衛而在宋者仍不去宋故宋人兩次告急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既為城下之盟宋圍葢已解矣晉之侵曹伐衛志在復怨而救宋其名也故不書救宋使其志在救宋何不伐其從楚而圍宋者乃反伐其不與圍者乎再書晉侯譏多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懼晉而殺買又懼楚而誣以不卒戍春秋即因其誣而書之此春秋之善斷也買為楚而戍衛不卒戍

而刺之是殘骨月以悅蠻夷即此已見其惡不必更

辨其誣也

楚人救衛

楚已盟宋衛又請盟于晉而伐衛之師不止衛非有

不可赦之罪也故以救衛予楚所以甚晉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故書爵以著其無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當是時楚之暴横已甚天下諸侯從之者已強半矣非復召陵之時可以不戰屈之者不大創之則王室之憂将在旦夕矣然晉文誠為王室討何不正辭以責之使去王號而隷周索如晉定公之責夫差者不可而後戰豈非卓然仗義之師哉乃逞其詐力至于顛連諸侯雖一戰勝楚終不足以服之而機械一開搆鬬彌甚春秋詳書其事功罪不掩比於召陵其攘

楚之功同其專兵之罪同然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獨有撫綏中夏之意晉文之執曹伯畀宋人惟以取威定伯而已故桓文之事雖並録于春秋而譎正之分自可見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敗軍之將書殺而不去其官非特惡專殺也惡其銳志于猾夏而必于殺以立事也楚日以猾夏為事法嚴而令行得臣以功為令尹一敗而即誅之其志不

兼中原不已是春秋所甚惡也郝氏曰禮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殺子玉泜水退而殺子上鄢陵戰而殺子反屬國叛而殺子辛是乃楚之所以振耳說者以殺子玉為晉再勝而楚再敗非也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之攘楚不獻俘于京師而坐致天子其去楚之悖

鶩亦一間耳春秋黜楚而不黜晉者晉以尊王為名也其名未亡其實可復此亦聖人愛禮之意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王所居之地曰王所常辭也覲禮云伯父女順命于王所是已以言所為非其所者非也百年以來未見之曠典今特行之即不得書王會之盛亦猶方岳之遺禮也聖人所為歡欣鼓舞大書而特書之豈暇憂其道途宮室之未修供給調度之未備乎然不書諸

侯者諸侯不旅見而離至也晉文恥與諸侯班列故
不率之以見使一時盛事以草野塞責聖人私為魯
幸而書公朝深為晉文惜而不書諸侯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書自楚復歸元咺亦書自晉復歸衛侯書出奔
元咺亦書出奔雖其君臣交失而春秋之法絶無尊
卑之辨者正以著晉侯之惡是使然也殺叔武不書
非衛侯殺之也所以名衛侯者衛侯不殺叔武叔武

由衛侯而死也張氏曰衛侯聽讒殺元咺之子角又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所以死于前驅也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臨川吳氏曰杞來朝而魯伐之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温即河陽葢畿内之地襄王所以賜晉文者為會于温實自會而名為王會也書其實不予以名也以王會之名歆王而又以震主之威脅衆河陽之狩實則名王而名為王狩也書其名不與以實也書其實不予以名惡晉文之譎也書其名不予以實者正天王之分也大義未泯于天下此亦世道剥復之機聖人所為貴其名耳合而觀之先書會温而後書王狩止

書公朝而不書諸侯則晉文之名尊王而實自尊具可見矣金壇王氏曰河陽以其方言大天子之狩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執曹伯畀宋人其罪易明不嫌稱爵執衛侯歸京師似乎有禮故特貶而稱人以著其罪成十五年晉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歸于者以其獄歸使王斷之公羊所云罪未定者也此書歸之于者但以其人歸使王罪之公羊所云罪已定者也李氏琪曰齊桓寧不得鄭

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晉文爲元咺執衛侯綱常于是廢矣此桓之所不忍爲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凡書遂皆急辭也齊桓之伯經營二十餘年故能威楚而許自服晉文之伯其事皆盡于一年之内故以十一國之衆討許之不王而卒不能服之于圍許兩書遂而知晉文之促數不如齊桓之從容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羊氏以不言朝者不能乎朝也劉氏曰介盧沉于東夷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陳氏曰介未通于上國一歲再至意將安在明年介人侵蕭所自來矣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穀無公字

當從公羊作公會為是盟于王都而王臣莅之蓋有

王命焉諸侯以王命盟周禮司盟之所掌也公親往而列國以大夫則列國為慢王而公為敬王矣何所諱而不書公乎

秋大雨雹

范氏曰陽氣在水雨則濕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轉為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戴氏曰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至是三年之内遂兩侵齊侵起于盟盟起于救狄固不可使有功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以臣訟君罪固可誅然獄既上于王則請王命以誅之正元咺擅廢立之罪以布告于國中然後廢瑕而納己則其復國之名正而囚執之恥亦刷矣計不出此而私使人殺之身為人君而為此詭秘陰賊之行

何以立于臣民之上春秋于元咺不去其大夫言不能正其罪也于公子瑕書及言非其罪而濫及也於衛侯書名賤之也不書復不與其頻復也

晉人秦人圍鄭

胡氏翼之曰討翟泉之不會也趙氏曰左氏謂討其無禮于晉則已越五年而再盟豈至是而始責舊怨哉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翟泉之盟魯獨親往故王特遣重臣以下聘也自隱桓以來王之聘魯者五未嘗一報至是然後報焉晉未有一介之使至于魯者魯之聘之盖以王之厚魯實由晉文所致故聘之不敢與王異使又汲汲焉惟恐其後于王以為罪也書曰遂言急也譏魯之事晉過于事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晉為盟主而使曹伯反所侵地義之正也然使諸侯各正其疆理則魯之所侵于諸侯者亦多矣以此為名未足以服人故春秋書取不書歸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祭統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故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内祭則大嘗禘是魯之郊禘賜自成康非僭也其禮原與天子有别所云禘者非禘祭蓋秋嘗而用禘禮觀閟宫之詩可見矣所云郊者非大郊蓋春藉

田而祈穀郊與社並舉者也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戒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畊家語孔子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皆言其初制也其後漸肆僭越至于日月之章十有二旒如明堂位所記儼然天子之郊矣其行以日至如雜記孟獻子所云是全無降殺于天子也夫子所以譏其非禮葢譏後世之僭非譏成康之所賜也故春秋書郊凡郊于三月者以為歳事之常不書先時後時則書之此書四

月以其後時不遵祈穀之制也可以後時而四月即可以先時而正月矣四卜而不從天意可知然猶三望是犯天戒也黄氏曰魯居于東方就祭太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山川故曰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伯姬昔年來朝其子不過以僖公兄弟之親求庇其子耳然魯師入杞之時伯姬在杞而不顧魯豈有兄弟之情哉今又來求婦者以公無兄弟之情而未嘗

不愛其女也此亦豈長久之計而越禮親來是不可

以已乎

狄圍衛　冬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遷帝丘與邢遷夷儀同辭然邢遷繼救邢而書衛

遷繼圍衛而書其辭同其義之褒貶乃大不同也救

邢而邢遷予齊桓之存邢也圍衛而衛遷譏晉文之

置衛于不問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狄之為患于衛深矣是時狄方有亂衛不能乘間以自脩備倖狄之衰而後動乃汲汲焉侵之非討有罪也第以要盟而已故盟書衛及罪衛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尊晉侯者謂納王敗楚王命為伯其功足以副其爵黜晉侯者謂請隧名王是亦一楚也春秋權衡其間功罪相除故從同同而書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而書入不有其地也左氏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蕃秦人去而滑不守故晉取之也秦實未嘗滅之故不書滅晉取之不書禍不起於晉也伐鄭不書未行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公無師字

晉侯墨衰絰而即戎結異類而伐與國故貶而稱人

若秦之罪已著于入滑矣此不必再貶也公轂以為春秋外秦非也楚徐吳越皆以僭號為夷秦弟用詐而遽外之則晉之滅虞衛之滅邢詐已行者不為狄而秦之伐鄭詐未行者反為外乎且殽為險地周亞夫聽趙涉之言師避殽而出武關秦則不能卒如蹇叔所料雖詐而實愚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穀作訾樓　公作伐邾婁　取叢）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季氏曰魯既與邾從晉會温升陘之怨已釋矣今晉文方歿而一歲再伐春秋直書其事而罪自見也

晉人敗狄于箕

晉侯書人以其忘喪也狄雖強郤缺已足禦之何必墨縗自將以耀其威武乎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當時齊昭寖弱狄屢侵之而不能討魯何畏焉而朝

之意欲圖邾恐齊為之援也自此而魯為齊弱不克自振以終悲夫

巳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張氏曰晉襄一年之內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許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遠人不服不修文德而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讀春秋畧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畧記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陳　煜

讀春秋畧記卷六

明 朱朝瑛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居喪而即位則變服以告廟而臨群臣如康王之麻冕黼裳是也胡氏以為康王未成服而用此則終而釋冕不得云反喪服也晦翁云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特嚴其禮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葢以

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今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若豈王室謹禮以懐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來錫者不請而自來也齊桓晉文之錫命猶有攘楚之功春秋雖不予之亦無譏焉故略而不書文公未有功于王斬焉縗絰之中何所據而錫之寵命書之

以著王之自替也茅堂胡氏曰來錫命者如唐遣中官就藩鎮立節度之類

晉侯伐衛

汪氏曰文宣以後大夫專政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傳言先且居而經則書晉侯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喪未畢固不得入覲使得臣先之未為不可然終文公之身不一至京師受王命而不親拜徒以得臣塞

責此不臣之甚也

衛人伐晉

稱人將畢也傳稱衛人告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于是伐晉蓋志在求和聊使孔達帥師僞張聲勢而已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大夫之會諸侯自柔之盟折始但盟折之後即繼以大夫鍾之親會未專委之大夫也此則專委之矣故᠎垂

朧之盟公不親往而敖亦與焉然則戚之㑹葢欲為衛請成而先為之地也戚在今開州為帝丘之西境晉疆田至此則楚丘要地俱為晉有矣此特示意以懼之以待諸侯之請非實事也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晉始戍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穀作髠

千古未有之變始見于楚葢由其習於蠻俗不知禮義可以肆然而讐天王即可以肆然而讐其父矣君

父一也楚自武文以來父子相導以叛王者數世矣
悖驁之氣習與性成雖有賢者教之以順親是猶戒
為盜者以胠篋而毋探囊也其可得乎說者以商臣
之逆歸咎于師傅非人未為探本之論

公孫敖如齊

得臣如京師以王命不可不拜耳于齊非有不得已
之事廢喪而聘左氏推以為禮謬矣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也秦伐晉而戰于秦地秦師未入晉界也師未入界猶可以辭諭而却之不則固圉以自守耳遽與之戰而敗之知晉侯之好勝也故秦伐不書而戰書晉及晉侯之惡不待貶爵而自見矣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諸侯以七月卒哭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葢是時議者欲躋僖公而碍于禮故久而不决也書以譏之公穀皆云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與左氏不同當以左氏為正檀弓曰周卒哭而祔殷既練而祔公穀所言殷禮也魯用周禮不得從殷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諱公如晉者以來討而朝也來討而朝則居喪越禮本非公意故為公諱之若朝而被辱者有矣襄之如楚而見留昭之如晉而不納皆未嘗諱也與大夫盟者亦有矣隱之盟莒人莊之盟齊大夫亦未嘗諱公

而不書也此不書公者内稱不備或闕文也盟亦非

公意而不諱者諱其如晉亦若盟于魯焉猶可言也

公羊氏曰于内大惡諱小惡書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穀

梁作穀隴公穀作斂

傳稱陳侯為衛請于晉執孔達以說則晉與衛平矣

春秋不書惡大夫專之也陳氏曰桓文之伯會盟有

大夫則但稱人自垂隴主士縠新城主趙盾而後大

夫與諸侯序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穀梁以為逆祀是無昭穆非也孔穎達曰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兄弟而異昭穆則諸侯五廟或兄弟四人皆立即父祖之廟亦已從毁禮必不然此說是已或曰商之時自沃丁以至祖甲六世而二十帝七廟之制數已三倍一都宫之中安所

容之曰父子相繼各為一廟兄弟相繼則共為一廟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可也兄弟雖多不過三四無逼廹之嫌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春秋之始諸侯為政外大夫恒稱人會而稱名自垂隴始垂隴而後稱人者始有貶義矣將而稱名自救江始救江而後稱人者始有貶義矣此稱人者亦大夫之恒稱報怨無已皆由晉襄之惡非其大夫之專

也說者以為貶而稱人恐非春秋之意

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稱人者微也非貶也是時楚負滔天之罪諸侯莫討而以沈之服楚為討舍其大而誅其細其失不待貶而見也沈巳姓國少皥之後見昭元年傳初封汾川其在汝南者葢既滅而楚遷之故附於楚與沈約宋

書自叙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是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以汝南之沈為文王幼子聃季之後非也聃或作耽因訛為沈耳聃季之後自有聃啟為王大夫與沈國絶不相涉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會盟諸侯于翟泉故其卒也赴于諸侯而史書之夫子尊王臣而弗削也不書爵者王子虎以貴戚而秉政非以其賢也先王之制爵人以賢忌貴戚

而不假以柄與不擇賢否而用之皆非公正之道也

虎非叔服十四年左傳可証

秦人伐晉

史記秦誓之作在取王官封殽尸之後盖穆公晚年悔過之書書序所云伐鄭敗殽蓋指所悔之事耳秦晉之搆禍相尋而無已者實始于伐鄭故追思而悔之也明年晉伐秦而不報秦誓非空言矣所以見録於聖人也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穀梁以為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螽言其多如雨之集也左與公羊以為墮而死者非是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既畏秦不出未免示怯于諸侯恐諸侯之不服也故為改盟之請以觀公志宜固辭乃復往而與盟祗自輕耳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之伐楚不親帥師為諸侯倡而使大夫以孤軍往何足以懼楚而解江圍救之非其道矣凡救之非其道者不書此何以書葢亦春秋之特筆猶澶淵之會書宋災故也商臣無父無君晉不以討賊為名而以救江為名是昧于輕重之義也故特書以救江為譏耳外大夫帥師不書此何以書以見大夫之始專征伐也亦以見大夫之專征伐固不以討賊為重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禫而納幣又踰年而後昏罪其納幣可也并罪其婚亦太苛矣以喪納幣不稱夫人宣公之以喪婚者反稱夫人則何也穀梁氏以為婦者有姑之辭是也士昏禮宗子無父則母命之諸侯之禮亦然故緣姑而稱婦也逆不書其人卿不行也不稱夫人不以夫人之禮逆之也不書至不以夫人之禮致之也左氏所云君而卑之是也文公略於其禮春秋因而畧之以著其不終之兆也至所以貴聘賤逆之故于傳無考

詳左氏廢立壊主之言似有以下傾其上者豈敬嬴已先入與陳氏曰不稱氏別妾姑也是時成風尚在則成風為主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晉已三敗秦秦始得一報似乎曲不在秦其殘民之惡必待貶而見故貶而人之晉非有深怨於秦也承先世之餘烈方欲主盟中夏何不正告于秦曰君若追念先君之舊好釋其小忿請執鞭弭以從伐楚之

之為世子而弑其君者秦必踴躍聽命為諸侯先則取威定伯在此舉也晉不出此而報怨不已其惡不待貶而見故稱晉侯以著其罪之所歸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儀禮曰慈母如母慈母者父所命以為母者也猶如母以喪之況生我之母命于天者反不得如母乎所

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此以父母在者言之也
禮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
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曰惟君所服則有不必于
緦者雖三年之服可也父母殁則無以賤偶貴之嫌
適既殁則無以庶匹嫡之咎公羊氏曰子以母貴母
以子貴未為非也但儀禮不著父母在之文公羊又
不詳父母殁之說學者不能于闕略叅錯之中究其
會歸乃以尊所生之典與寵所嬖者一概而禁絶之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恐不如是之恝也然可尊之于近不可行之於遠即群臣且不為服他可知已況于王禮濫加尤非禮之所宜聖人據實書之而魯之失與王之失皆不待貶而自見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使再至矣舍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滅江不救遂至滅六此亦自然之勢也楚何足責春秋書之聖人深為中國惜耳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以私事如陳則直書私事以著其失行父假公事以如陳而謀其私事則不書私事以正其失詳僖

五年

秋季孫行父如晉

趙氏曰敖嘗如晉行父亦如晉仲氏季氏爭交于晉三家之張自此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作讙）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汪氏曰鄭子太叔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會葬者蓋自此始而後遂為故事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馳致少姜以妾媵而卿會葬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穀作夜

或書君以殺或書國或書人以殺皆據實書之義無襃貶也春秋之義以專殺大夫為重不論有罪無罪而皆不可也此狐射姑殺之而書國以殺者公羊穀梁皆云君漏言也夫以襄公之雄猜豈其率易而不謹若此此蓋襄公之志也處父之剛愎襄公固心忌之以為此非少主臣也又黨于趙氏而薦盾雖趯其言而用之心未嘗不惡其黨矣念位望敵者唯狐與

趙所以漏言于射姑欲激之以構其隙使他日有變足以相格而不得肆所欲為襄公之志蓋如此卒之襄公歿而廢立之議起趙盾主雍射姑主樂及趙盾殺樂以絶射姑之望射姑亦殺處父以折趙盾之氣處父殺射姑奔趙盾猶有所顧畏不敢復議立雍而世子得以不廢襄公有安國家之實而無殺大夫之名其為慮遠而為計深也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而襄公之情不能遁矣御下不以道而以術究亦何利

於國乎後世趙廣漢之治潁川亦用此術而姦黨破散然卒以用術而敗君子何取焉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天下之事其壞也皆始於有所忽而終於無所不廢文公以閏月非正不行告朔之禮朝廟而已其後日漸怠弛遂以不告朔為常十六年書四不視朔者是也視朔者必告朔也不書朝廟併朝廟之禮亦廢也以天子所頒月政告于廟而布之謂之告朔即于廟

而聽治月政謂之視朔不以月政告則亦無所聽治但以特牲薦而一謁謂之朝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句公作朐）遂城郚

失須句不書取須句則書本非其有也城郚因伐邾之師故書遂杜氏以為備邾難良是攷之邾在今鄒縣魯之西南郚在今泗水魯之東北敵在西南而備東北亦兵家之勝術與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壬臣）宋殺其大夫

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二人不名逸文也晉三郤名非為衆矣陳洩冶名非為無罪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作先眛以師奔秦

趙盾既患穆嬴又畏公論于是立太子以拒雍此其去不正以返於正也以人心盡屬太子正告于秦康公初立猶有昔日渭陽之思未必不翻然而旋軫也乃詭以逆雍出軍仍駕君車以往而戎御車右備其職又虛下軍之將以待先蔑之至使秦人聞之而不

疑也至中途而定計潛師以襲之雖取勝於一時而秦晉之搆禍復始于此矣故書人以貶之大抵大夫之專政也其事之善者書其名以歸美而事之不善者亦書其名以歸咎其事之善而行之失其道與事之不善而行之若無罪者嫌于歸美而書名也則貶而稱人所謂待貶而惡見者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臨川吳氏曰經書諸侯皆前目而後凡此年前無諸

侯之目而此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强合之故畧而不叙也按垂隴之盟大夫巳與諸侯叙矣此復畧而不叙者垂隴平衛于晉諸侯欲之此以晉侯初立而盟趙盾自為計耳非諸侯之所欲也左氏以為公後至不書所會既與盟矣何謂後至乎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取舒伐英氏徐巳稱人以其附中國也此因犯中國而外之以正其僭王之辠也趙氏曰魯有徐患舊矣

令之伐莒又駸駸乎逼魯故敖如莒盟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備徐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汪氏曰此大夫專盟之始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也自是而衰婁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始也馴致乾侯之次晉不能修方伯之

職而意如會荀躒于适歴矣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高氏曰衡雍即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正卿若罔聞知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内惡莫大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公作伊洛戎

伊洛之戎晉所遷也故因與晉盟而亦盟遂之志殆叵測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受命以赴天王之喪而為桑中之行敖之罪不足道

書之以著魯之無政刑也

䇿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石氏曰不名而官舉蓋言其官殆盡也司馬司城國

之所恃以安者也枝葉皆落爪牙盡去君孰與處哉

按列國大夫書爵而已未有書職者此獨書職以國

之安危係之不特專殺為罪其義在於職則書職也

若云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城之書則爵

與職一也則國不得自命以職顧得自命以爵乎石氏之說是也傳言瀉意諸來奔魯皆復之則司城之屬皆來可知而司馬之殺亦必與其屬皆死又可知也是猶東漢鉤黨之獄唐末白馬之禍不待識者知其患在君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孫不至京師魯又不再遣使書毛伯求金譏毛伯實罪魯也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此歸寧常事而書之者敬嬴璧出姜必有所不安故歸愬於父母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黄氏曰王之下禮含賵而又會葬過於交鄰國會葬襄王魯君不親往而使卿僅儕天子於諸侯禮之倒置甚矣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之法有因其失而著之者有治其失而正之者文姜有罪而魯人不討前則治其失而正之生不書氏歸不書至後則因其失而著之薨書夫人葬書小君先正文姜之罪而後譏魯人之不討也出姜無罪而文公不禮前則因其失而著之逆不書夫人入不書至後則治其失而正之如書夫人至亦書夫人先著文公之咎而後明出姜之無罪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盾專國政先都士縠諸人皆先朝舊臣故亢而不服盾殺之而書曰晉人以衆殺也不去其大夫非作亂也據傳稱襄公欲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抑之而舉狐趙故四人怨先克而作亂使賊殺之夫不得中軍者士縠梁益耳不得上軍者先都而箕鄭父之將上軍固無恙也寧有失職之怨而作亂乎大抵主少國亂禍出多門先克之死或其不幸春秋不書事可知已而先都諸人曾為襄公所屬

意未免與盾相軋强梗害政則有之盾以先克之死疑先都士縠激國人而殺之併及箕鄭父春秋書殺其大夫蓋原之也書人以殺先都士縠亦不能無罪焉箕鄭父書及則士縠累之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書救美事也緩而不及楚師是不恪也不貶則疑于予之故貶而書人人外大夫即所以人内大夫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周語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孔晁曰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震按後漢張衡傳有地動儀其形似尊外有八龍以配八方如有地動尊自振龍尋其方面契合不爽然則地動亦有定數與其法不傳從古亦未有此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

楚至是始連書爵矣不先之不後之特以弑父之賊進而比於諸侯所以媿諸侯之不討賊也誰非人子

甘與禽獸為伍而使聘往來想見夫子當年慨然太息而書此若曰今之諸侯皆楚也於楚復何尤哉叔于田之詩詞若美叔意則刺莊椒聊之詩詞若頌沃意則儆晉春秋繼詩而作者也故其詞若縱賊其意則傷時也自是而後中國之弒君者葢數數矣雖齊晉魯宋諸望國其禍乃接踵而至亦其所自取無足怪也此夫子書楚子之意也如謂因其來聘與之自新而進之則弒父弒君之罪豈可贖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公羊氏以為兼之是也先僖公從子也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固先子而後夫人也贈死不及尸非禮也妾母之尊止於宮中及於國已過矣況鄰國乎成風與僖公並襚尤非禮也當時以無忘舊好為禮故春秋貶而人之以見其非季氏曰秦方與晉為仇而知魯最善于晉恐為之合諸侯以相助也故尋會溫舊好而託此以結魯耳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以國號舉者僅此一見必闕文也說者以為外之惡其報復不已也攷之左傳晉再伐秦秦始一報事不經見姑置弗論即以此報令狐之敗亦未為已甚而遽外之則前此於殽於彭衙晉之三敗秦師何以不外之乎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三年晉伐鮮虞同此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無故而謀弑商臣此其志在討賊也茍志在討賊即北面事之十年而後動亦沉幾觀變之深心聖人之所原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極而後追計之之辭二年既書此年又書十三年又書辭皆無異則文公之因循積習不能遷善改過可見已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臣不得受盟於諸侯書及以著魯之不恭也不書公闕文也說者以為諱之諱公而不諱盟讀之者未知其為君乎為大夫乎適以甚魯之罪也且莊公之伐衛納朔明抗王命未嘗諱公何獨諱此大抵内惡之出於不得自由者諱其大不諱其小其出於得已而不已者大且不諱況其小者乎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傳言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是時狄方侵宋楚欲乘其

敝而入之以逞志于中夏故次厥貉以觀望焉包藏禍心借勢于狄宋服而遂伐麇其惡亦已甚矣胡氏謂書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書次而伐者其次為惡未知書次書伐于狄侵之後者為尤惡也是時陳鄭宋皆從之不書而獨書蔡者蔡首附楚而堅服焉陳鄭宋之與楚未深未幾而有新城之盟猶可恕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作圈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筐作匡

晉以招來諸侯之事屬之魯也大夫相會始于此楚椒方來聘而魯遽會晉以謀楚者椒之執幣傲彭生惡之此會不使執政而使彭生知其謀之出于彭生矣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復司城以釋宋之嫌因賀楚師之不害葢言楚不足懼而勸之從晉也桓文之合諸侯皆以宋為重宋為王室之所尊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高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敗狄不曰師賤之也按左氏所云長狄蓋言其為將者軀幹異人公穀以為狄名非也穀梁又云不言師師而言敗者敗一人而以衆焉言之尤非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傳稱郕伯卒太子自安於夫鍾國人立君太子來奔以太子而書郕伯者大抵先君卒于歲前踰年即位

故稱爵也郕在齊魯之間莊八年降於齊而為附庸今必畏齊之偪而欲附魯故遷於夫鍾益近魯之邑也國人弗欲而别立君遂奔魯以求助耳其事與鄭忽曹羈莒展同彼名而不爵者失君道也此爵而不名者非其罪也

杞伯來朝

杞前稱子此復稱伯者頃王初立必加恩於先代之後而復進其爵也

三月庚子子叔姬卒

叔姬許嫁於杞以疾甚不可婚故杞伯請絕叔姬而無絕婚至是卒而春秋書之與僖九年書伯姬卒同義

夏楚人圍巢

傳稱群舒叛楚楚執舒子遂圍巢則巢亦舒之黨也執舒子不書圍巢則書之者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固先王之所命不與群舒等也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歸遂稱人貶之也此無所貶則書君大夫

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言及者無曲直之詞然夷秦君於晉臣其曲在秦

亦可見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張氏曰此魯之東鄆也莒魯爭鄆始此成四年所城

乃西鄆家氏曰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譏非其制譏興

兵以城則尤在所譏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左榖作太室）

周天子廟制有太廟又有世室諸侯不得有其制也魯之始封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是皆始封之君其廟不可毀故周公為太廟魯公為世室此亦禮之變而得宜者故壞則譏之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還上公穀無公字棐公作斐

高氏曰鄭衛之從楚豈得已哉强弱不敵姑為一時之計耳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居喪而伐人魯伐人之喪其罪一也家氏曰邾修

須句之怨耳左氏乃謂討魯之不敬彼小國安能責

禮於大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陳氏曰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從楚

者復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

汲汲於晉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衆辭也則不與盾以主是盟之辭也季氏曰諸侯謀楚常盟於鄭地以鄭為楚所必爭也按新城即僖六年諸侯伐鄭所圍之新城蓋鄭之要地文宣以前伯業盛而盟主重故盟不書同其或書同者則伯業之未盛也文宣以後伯業衰而盟主輕故盟必書同其或不書者將以著其功罪之所歸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為災異之大者北斗又臨制四鄉無所不紀是後
九年凡七弑君是其應也黄氏曰光芒直上而如彗
則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則曰孛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
春秋未有書弗克者書弗克善其不恃强也稱人以
為悔之晚也以大夫而廢置諸侯此罪之莫大者何
待邾人正辭而後悔乎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高氏曰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求復公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矣書之以見典刑之壞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未踰年而遇弒亦成之為君所以别於商人也商人亦自以為君之子故特稱君以折之或云以其立之正别於奚齊之不正則子赤之卒何以書子豈諱其弒遂忍削其號乎商人書公子者賊不討之詞也凡

弑君者氏與不氏無所分辨公子則皆書之以明其貴戚之勢無忌也州吁不書公子賊已討之辭耳義已詳前

宋子哀來奔

子哀初仕為封人葢隱於官者及被徵為卿則不義其君而出奔可謂明哲矣故書字以貴之而猶不免於書奔者以有官守也苟無官守豈不進退綽綽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以王命請叔姬於齊者當時篡立之君往往假王命以為榮謂齊必不敢逆王也齊竟執王使又執國母悖驁極矣齊人行之而不顧者商人使之也聖人不書其君而書齊人亦以見後之弑商人者即此齊人自已導之自已受之理固然也或疑執王臣而春秋無異詞王臣與諸侯等也何異之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王命既不行於齊乃假伯主之勢以脅之張氏曰魯

不能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之晉為盟主又不能

奉天討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者華督之後故書華孫而不名不字與閔元年

書齊仲孫同則其義亦同此書司馬則尤以掌兵為

譏也諸侯使臣介有常數傳稱華孫之來其官皆從

越禮甚矣知先人之罪而復習於僭侈徒飾辭以為

恭聖人何貴焉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之所犯者國法也其子雖孝未能立效於國家以贖其罪則其哀請之誠亦人子之私情耳以私情而廢國法犯者益衆矣春秋之書歸喪非赦之也汪氏曰所以著三桓漸强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張氏無垢曰敖奔莒書言莒受之莒有罪也卒齊書言齊不能正典刑齊有罪也歸其喪書言魯不能戮其死魯有罪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始不書來自周如齊也今自齊而來則書至自齊亦書其實耳且王使為魯而被辱則休戚同之故比於吾君而書至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家氏曰楚次厥貉蔡為罪首郤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齊桓潰蔡而遂伐楚意不專在蔡也今晉不能敵楚惟入蔡而已祇見其無能為耳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

侯盟於扈

畧諸侯而不序鄙之也受商人之賂與受華督之賂

同於彼序之而不畧者著其成亂之始也於此畧之

而不書成亂者亂不自此成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郯伯姬來歸罪在姬也杞叔姬來歸先書杞伯來朝

罪不在姬亦不在杞也此直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

罪在齊人而不在姬明矣家氏曰魯不能伸討賊之大義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書齊人執齊人歸其執其釋聽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初釋單伯即侵西鄙繼釋叔姬又侵西鄙既遵伯令隨肆已威一翕一張不惟玩弄魯君抑且玩弄盟主也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伐之取賂而還是成其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一歲而再侵惡魯而及

曹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之不盟非果責文公之不至也魯故急之齊故緩之無非玩弄文公之術也故於齊侯書弗及於遂於公則兩書及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廬陵李氏曰文不視朔傳以為疾非眞疾也陽穀之會本以疾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耳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作犀丘疏云正本作菑丘穀作師丘

書內及惡賂也當時大義不明於天下亂賊橫行而莫之問晉受商人之賂已悖矣魯反賂之以求盟不大可痛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一臺而毀之非甚勞民之事為之者非則毀之者是矣若謂國之治亂不繫於此則是君之美惡亦不以

此而彰毀之何害春秋所以書之者以其惑於禨祥而妄動也夫人初薨而毀臺必非無所為而為之左氏謂因蛇出良非謬説夫蛇果為祟何必泉臺見禨祥而有所毀必且見禨祥而有所興作如鄗畤陳寳之類者其流弊可勝道哉故書之以為譏也蛇出不書國中所常有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自城濮之役入居於申意在窺王室耳而與群蠻

逼處恐群蠻之撓其後也庸於王室又有開國之功以長羣蠻之甘心于庸矣今庸帥群蠻以叛楚而麇與百濮為之嚮應其勢頗不弱楚以為不連秦人不可以滅庸不連巴人不可以通秦于是合秦巴之師以滅之自此而申息之北門可以直達王都而無内顧秦巴之間道又可以繞出其背而絕晉之援是役也楚所為大得志者也未幾而肆焉問鼎蓋决于此矣

書人蓋楚之常稱而秦巴從之也商臣書爵為變例

是時楚莊已立則復其常稱矣後之書爵又別起義以著春秋之特筆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處臼）

郝氏曰蕩意諸死於其難而春秋不書其智不足録也已去求復不逮高哀遠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高氏曰春秋之誅亂賊有與謀者有與事者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事然已有其情也今諸

國之師以討賊爲名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爲貶而

人之宜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郪丘盟矣以不親盟來伐是賂之無益也穀則親盟

矣明年商人又戒師期是親盟之無益又可知也其

侮魯若嬰兒魯曾不恥故書公及

諸侯會于扈

宋鮑與聞弑君而不討反受其賂為此會以定之是亦成亂也其取賂與前年之盟扈同故書法亦同宣元年傳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以諸侯伐宋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為魯討齊即此會之事此會固為平宋而魯不與會以齊難為辭晉必聲言伐齊齊人懼而歸魯之賂耳平宋則取宋賂討齊則取齊賂皆取賂者總指此會而言杜氏謂言二扈之盟非也劉炫得之後傳正補前傳之

略耳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汪氏曰公方自盟齊歸又使卿聘齊以齊怒未怠也

然則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

焉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以僕御之賤弑君無忌舍爵而行國人莫問向者商人之驟施聚士纔及數年而人情已若此區區私恵亦何足賴哉書曰齊人弑君非特誅亂黨亦所以儆夫始亂者耳易大傳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商人之謂與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穀梁氏曰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是也遂之如齊謀立宣公恐齊以大臣不協為疑故挾得臣

偕往

冬十月子卒

凡諸侯之卒皆名內則名其未即位者此獨不名以其弒也書公薨者不地以別於莊僖諸公而見其弒書子卒者不名以別於子般子野而見其弒也公穀以不日見弒恐非通義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沙隨程氏曰弒立之事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

其先後如齊而知之也按宣十八年傳行父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是亦與聞乎故矣

莒弒其君庶其

凡殺大夫而書國謂君與大臣共之也弒君而書國義有所不通葢闕疑也據左傳莒僕因國人以弒君春秋不書僕而書國以弒說者謂因彼告辭之略故史亦畧之夫文子之逐莒僕持議侃侃不少假借必非無據而云即此亦朝廷之大政大訓國史豈得不

書或以為罪累上之詞此尤不得施於父子竊疑僕因國人以弑則國人宜黨於僕未有起而討賊者何以季佗立而僕出奔安知非季佗謀簒而嫁其罪於僕乎以莒方魯僕猶赤也孰肯為之辨正司寇逐之太史書之人皆以僕為亂賊春秋闕而不書聊以存疑焉爾寧使天下罪我以縱賊而非常之獄不敢輕以加人此聖人慎刑之至意也

讀春秋畧記卷六